

父母的犧牲——孩子最可怕的禮物

紀伯倫《先知的靈光-孩子》

他們是藉你們而來，卻不是從你們而來，
他們雖和你們同在，卻不屬於你們；
你們可以給他們愛，卻不可以給他們思想；
你們可以蔭庇他們的身體，
卻不能蔭庇他們的靈魂。

胡適《我的兒子》

樹本無心結子，我也無恩於你。
但是你既然來了，我不能不養你教你，
那是我對人道的義務，並不是待你的恩誼……
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，
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！

《父母的犧牲——孩子最可怕的禮物》

孩子實際上並不是你們的孩子，他們乃是生命本身的企盼，他們只是經你而生，並非從你們而來，他們雖與你們同在，卻不屬於你們

你們可以給於他們的，是你們的愛而不是思想，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思想，你們可以庇蔭他們的身，卻不能庇蔭他們的靈魂，因為他們的靈魂居於明日的世界，那是你們在夢中都無法探訪的地方……

因為王季慶看了詩人紀伯倫一首關於《孩子》的詩，讓她對教育孩子的看法有了 180 度的轉變

其實我對自己很嚴格，但在我懷孕的時候，看了紀伯倫的書，真的好感動，你清楚知道你絕對不能去掌控另一個個體，即使他是你的孩子，但華人都認為孩子是自己的財產。

所以我很小心努力把孩子當作是一個'人'，尊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權利，即使是做錯了，他還是有權利去嚐試，你只能告訴他有什麼選擇，他決定了就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任。

待王季慶說完這句話，再聽她說別人的故事、自己的故事，於是你便知道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尤其是對一位母親來說，對一位非常疼愛自己孩子的母親來說。

一個女子做了母親，最容易陷入一個窠臼，就是為了孩子犧牲自己的一切。

然而教育家馬卡連柯卻說：'一切都讓給孩子，犧牲一切，甚至犧牲自己的幸福，這是父母親所能給於孩子最可怕的禮物。'

對孩子來說，他們習慣了風和日麗的天氣，直到有一天在自己迎接疾風驟雨的時候，在不測風雲的挫折和挑戰裡，驚慌失措，不知道心中的勇氣和智慧該從哪而來。

對父母來說，兒女是他們的私人財產，他們傾注了畢生的心血在孩子身上，直到他們年老時，同樣渴望得到全部的關愛，兒女就像風箏，他們想要永遠拽住那根線，只有把它牢牢操在手中，心裡才有安全感。

做了父親以後的胡適先生，寫過一篇《我的兒子》，裡面說道：樹本無心結子，我也無恩於你。

但是你既然來了，我不能不養你教你，那是我對人道的義務，並不是待你的恩誼……

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，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！

王季慶曾經遇到一位母親，在女兒 7 歲的時候和丈夫離婚了，她的工作能力強、生活能力很好，但卻非常擔心獨生女兒的種種，開口閉口都是女兒。

當王季慶問她：妳的生命有何意義和價值？

'她如此回答：'我的生命意義和價值就是要我的女兒正常。

王季慶說：她女兒已經 17 歲了，不瘋不痴不傻，而且長得很漂亮，你認為我可以接受她這樣的答案嗎？

她不是普通老百姓，她是一位博士，在國外也住了很久，可是她的答案竟是如此！'王季慶再問她：'那妳自己的生命呢？

她說：我自己有如槁木死灰，我已經完全不在乎自己的生命，只一心一意地想女兒好，我已經把自己放棄了。

一個槁木死灰的媽媽一心一意想讓自己的女兒快樂、幸福。

這是最大的問題，你把自己生命的基礎放在別人的喜怒哀樂上，交在別人手裡，生命的意義竟是女兒正常與否？！

面對一個成熟的獨立女性有此生命告白，王季慶的嘴巴都張大了。

這母親每一天都像監獄裡的獄卒，把女兒當犯人看，甚麼都要通過她，即使她在上班，仍然想女兒不知道會不會偷跑出去。

因為她對孩子的不信任，造成母女無法溝通，壓力越來越大，女兒豈受得了母親的監視，非逃不可。

後來真有不太好的事發生，華人的父母總是替孩子選擇，但選擇之後誰要負責？

這位母親以為自己很對，因為她是出於愛心，最可怕的就是這個——以愛之名，做一件與愛完全沒有關係的事情。

王季慶最後提醒這位母親：先不要講女兒如何如何，妳的焦點應該放在妳自己的生命上。

先不要對人好，如果你自己是空的。
你看到自己快樂嗎？因為我們不僅僅只是活，而是要活得快樂，這才值得。

這才是給妳女兒最好的東西——身教，影響孩子的一言一行。

孩子有孩子要走的路

王季慶對此也有自己的故事，這聽起來很負面，我自己也很痛苦，是我給了孩子自由，他是一個'人'，我沒辦法控制他，最後他自己去承受後果，他學到了教訓，可是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和痛苦。

以結果來論的話，人家會覺得還是傳統的方法好，但孩子的學習肯定不一樣，這是他要走的路，我們每個人都是按照自己過去的經歷來學習的。

在兒子上高中時，有一次王季慶帶他們去看她上標準舞的課，老二看了便有興趣想學。

於是舞蹈班就安排了一個女舞伴給他，是一個年紀較長的女生。

跳跳兩人就成朋友，常到家裡作客，後來成了情侶。當時老二才17歲，是個中學生，女伴比他大10歲，已經是一個相當能幹的

職業女性。

王季慶看兩人從舞伴到情侶，局面開始失控了。

她和孩子分析過，雙方的生活背景、年齡差距，而且他馬上就要高中畢業到美國去上大學，兩人看來不可能有甚麼好的發展。

感情的事，我從來就跟孩子說，惟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傷害對方，要尊重對方。

當時我對孩子說你要去唸書，她年紀也大了，怎麼可以等你這麼多年？

兒子答應媽媽先做朋友，直到他美國唸書後，雙方便各自自由發展。

但結果卻出乎意料，兒子上大學後，不只和對方保持聯絡，反而因為感受到外在的壓力越大，兩人的距離越遠，兩人就越是團結，越是覺得這段愛情是偉大的。

於是，兒子沒有遵守自己的承諾與對方切斷關係，還在他讀大二時就結婚了，家人全蒙在鼓裡。

王季慶說：本來沒有甚麼，我也承認他們的關係，不說甚麼，兒子畢業後就在太太底下工作，應該很好的。

但他們夫妻的關係越來越不平衡，越來越不對勁，兒子和我不本來是很親密的，甚麼都談，但兩人卻慢慢疏遠了，我不知道為什麼。

我的痛苦不是兒子不聽你的話，而是你覺得他和你的距離越來越遠了，你不知道他在想甚麼？

後來事情的發展是，夫妻兩人的事業失敗，初生的孩子還小，太太卻患上精神分裂症，王季慶眼睜睜看孩子承受巨大的挫折和痛苦，整整 10 年，在孩子最黃金的 10 年。

作為一個母親，王季慶的心疼和難過是言語無法說的，但她一直陪兒子，接受他的一切，當時她最常對孩子說的不是，當初如果怎樣怎樣。

而是我會一直在這裡。

我沒有再去責備他，這沒有用，我不會讓他覺得因為他犯了錯而不理他。

我已經不能替他做甚麼，他自己做的自己承擔，我只能包容他。

直到今天，即使讓王季慶早知道結果是這樣，她還是覺得：想盡辦法去鉗制孩子是沒有用的，有一些選擇，是他自己要做決定的，別人不能替他做。

當時他選擇了這條路，必然有他自己的原因，只是我不了解。

現在兒子的事業和生活已平穩順利，王季慶回頭看這件事：有一些事是無解的，它在正常的狀況下是找不到答案的，既然發生了，就不要怨天尤人。

只是你不要覺得這件事是衝你來的，或是衝兒子來的，無論如何，不管事情好壞，它都成為我兒子人生的一部份，一個過程，值得他去學習。

沒有一個女子天生就是一個獨立的媽媽，一個獨立的妻子，自己的價值自己去尋找，去肯定。

王季慶以前也把自己的價值完全建立在愛情上——我要我愛的人全心全意地來愛我，如果不是如此，自己就失去了價值。

王季慶遇到一個女子把一生的重心都放在丈夫身上，卻因為無法生育，先生與她離婚。

她在離婚後患上嚴重的腦癌，經過一段努力奮鬥的抗癌期。

但王季慶看她其實是不要活的，她的痛苦是她指定了只要她先生的愛，只有她先生可以肯定她的價值，因為她的先生不愛她，在她心裡早就喪失了活下去的意願。

在她的潛意識裡有一點自殺的傾向，但她又不能自殺，她把受傷的感情不斷壓抑下來，慢慢地就變成了她的病。

她一生病，就可以轉移掉自己的問題'你看我很可憐，我生病不是

我的錯啊！
我還要去奮鬥、拚命去抗癌！

王季慶覺得這位女子如果不願承認自己早已放棄了自己，不承認自己的生命是被動的，如果你不愛我，我就…，不管她如何努力去抗癌，都是沒有用的。

她提醒說：當一個人在情感上受傷時，儘管情緒是負面的，你都要去承認它、認識它、接受它。

其實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，有價值的，不管你是貧是富，美貌平凡，遇到任何事，從根本上來說，每個生都是平等的。

王季慶參加一個團體叫'Pollyanna'，其實每個人都有悲觀樂觀矛盾的地方

Pollyanna 就是叫你從樂觀的角度去看事情，它有點像傻大姐的意思，不管你發生什麼事、任何打擊，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份禮物，敲醒你，告訴你應該要改變了，讓你變得更快樂。

參加這個團體的每個人，可以把自己的問題拋出來，讓其他人幫你從 Pollyanna 樂觀的角度看事情，讓別人幫你在困境中看到一些好處和積極面。

王季慶小檔案

留學加拿大，並旅美十餘年。經歷半年的心靈追尋，遍覽各類心理、宗教、哲學、神秘學等書籍。

於 1976 年首度接觸啟悟性的'賽斯資料'後，心弦震動，遂開始譯介賽斯書系列及新時代經典作品共十餘種。

她也是在台北內湖的中華新時代協會總會創辦人，影響很多讀者。

較早前來馬演講的許添盛醫生，也是受王季慶所影響，成立第一個癌症身心靈治療團體，鼓勵病人真正進入新時代身心靈成長的旅程。

王季慶較為馬來西亞人認識的是她所譯的《與神對話》系列。

孩子（選自紀伯崙的書《先知》）

一位懷抱嬰兒的婦女說道：請和我們說說關於'孩子'的事。

他於是說道：孩子實際上並不是'你們的'孩子 他們乃是生命本身的企盼

他們只是經你而生，並非從你們而來他們雖與你們同在，卻不屬於你們

你們可以給於他們的，是你們的愛，而不是思想，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思想你們可以庇蔭他們的身體，卻不能庇蔭他們的靈魂

因為他們的靈魂居於明日的世界，那是你們在夢中也無法探訪的地方

你可以努力地學像他們一樣，但是，不要白費力氣要他們像你

因為歲月無法倒流，生命也不會停滯於昨日你們是弓，孩子是從你們身上發出的生命之箭

那射箭者在蒼茫路途中看定目標，用全力將你們引滿一個彎弓，使你手中的箭射得又快又遠

當為射箭者所成就的一切歡欣喜悅因為祂不僅愛那射出的飛箭，也愛手中握的那穩固的彎弓

很多的時候我們需要給自己的生命留下一點空隙，就像兩車之間的安全距離，一點緩衝的餘地，可以隨時調整自己，進退有據。

生活的空間，須藉清理挪減而留出；心靈的空間，則經思考開悟而擴展